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初編 第27冊

中國古代笑話研究

陳清俊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初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27 冊

中國古代笑話研究

陳 清 俊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古代笑話研究／陳清俊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2+15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初編：第 27 冊）

ISBN：978-986-254-389-4（精裝）

1. 笑話 2. 中國

856.8

99018497

ISBN - 978-986-2543-89-4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初 編 第二七冊

ISBN：978-986-254-389-4

中國古代笑話研究

作 者 陳清俊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初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中國古代笑話研究

陳清俊 著

作者簡介

陳清俊：生於 1957 年，臺灣省新竹市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著有《盛唐詩時空意識研究》、《中國古代笑話研究》等書。

提 要

中國古代笑話內容包括名流軼事、里閭笑談、以及向壁虛構的滑稽故事等。其中雖有粗鄙不文之作，但是成功的作品，無不構思穎巧，形式簡潔，可視為中國小說中的「絕句」。就其思想內容而論，大多數的作品以人事為題材，嘲弄人性的貪婪、愚妄，具有針砭人心的功效；至於純屬逗趣的笑話，雖然不能醒世諷俗，卻能博得歡笑，對個人以及社會的功能，亦不可忽視。無論是就文學角度、社會功能、或民俗文化的觀點來考察，古代笑話都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然而，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者，卻少有人關注這一園地；因此本書乃以古代笑話為素材進行探討，希望對於中國笑話文學的研究，提供拋磚引玉的作用。

本書首先探討笑話興起的內因與外緣；其次，參考西方美學理論，略探笑話所以引人發笑的原因，進而探究其思想內容與藝術技巧；然後參酌民俗學與社會學的觀點，嘗試由笑話來看中國人的民俗觀念與社會問題，並從多元的角度探討笑話的功能；期能由平面的陳述，沈潛深入笑話的底層，並由文學的、社會的以及民族文化的層面來透視它，藉以忠實評定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古代笑話的來源	9
第一節 里閭笑談	9
第二節 先秦寓言	11
第三節 科諢與滑稽戲	21
第四節 清談與清言集	28
第三章 古代笑話的藝術特色	33
第一節 論笑與滑稽	33
第二節 古代笑話的體製	38
第三節 古代笑話的寫作技巧	41
第四節 古代笑話的人物類型	54
第四章 古代笑話的分類與嘲弄的主題	63
第一節 古代笑話的分類	64
第二節 古代笑話嘲弄的主題	72
第五章 古代笑話所反映的社會及民俗問題	97
第一節 家庭倫理的問題	97
第二節 文化理想的式微	106
第三節 官僚政治的弊端	113
第四節 民俗信仰的偏失	119
第六章 古代笑話的功能	129
第一節 遣愁卻悶宣洩積鬱	129
第二節 醒世諷俗振聾發聵	133
第三節 應對酬酢之助	135
第四節 談玄說理之資	137
第五節 染翰舒文之用	140
第七章 結 論	147
參考書目	151

第一章 緒 論

笑是人類特有的表達情感的方式。〔註1〕自然界中，儘管獅吼虎嘯、鳥歌猿啼，但卻缺乏幽默的笑聲。劉獻廷《廣陽雜記》中說：「馬嘶如笑，驢鳴似哭。」〔註2〕但馬嘶究竟不是真笑。真會笑的鳥獸大概只見於小說之中，《山海經·西山經》翼望之山有善笑的鵲鵒，〔註3〕《北山經》邊春之山的幽鵒，和獄法之山的山獬，〔註4〕也都深具喜感，見人則笑；《愛麗絲漫遊奇境》裏的赤夏貓更因露齒嘻笑而聞名，牠的笑容，在身體消失之後，仍可以停留於空中許久。〔註5〕在小說家筆下，這些鳥獸令人倍覺可親，因為人類的笑聲不再寂寞了。東方朔《神異經·東荒經》中記載：東王公常與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噓，矯出而脫悞不接者，天爲之笑。」張華注說：「今天不下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註6〕把閃電當作天笑，真是絕妙的想像。在情感上，我們願意深信；因為不論電光代表歡悅或嘲弄，天會笑，人和天便不再永遠隔絕，天人合一的理想才有實現的可能。

人既樂見鳥笑、獸笑、天笑，當然更希望人世間洋溢著笑語。《詩經》讚

〔註1〕 參見：張耀翔《情緒心理》第三章，第7頁。

〔註2〕 見：劉獻廷《廣陽雜記》卷第一，第20頁。

〔註3〕 《山海經》第二〈西山經〉記載：「翼望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鵲鵒。服之使人不厭。」第23頁。

〔註4〕 《山海經》第三〈北山經〉記載：「邊春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名曰幽鵒。其鳴自呼。」第4頁。又：「獄法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獬，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第7頁。

〔註5〕 見：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第六章。

〔註6〕 參見：東方朔《神異經·東荒經》，第1頁。

美「謔而不虐」〔註7〕的君子，《論語》錄有「割雞焉用牛刀」〔註8〕的戲言；可見說笑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雖是聖人君子，也善於戲謔。因此，莊子寓言，語多詼諧；孟子譬喻，莊諧雜陳；韓非說理，博採笑事；至於《史記》為俳優立傳，尤多滑稽嘲弄，〔註9〕實已開後世笑話之先聲。

然而諸子、史傳中的滑稽故事、詼諧寓言，大抵為說理而設，務求在譎奇詼詭之中，寄託嘲諷勸戒之義，並不以引人發笑為能事。直到後漢邯鄲淳著《笑林》〔註10〕一書，收錄民間笑談、士夫軼聞，其中承襲諸子史傳的一類，固然不離諷諭的本質，但調笑的成分已大為提高；此外更有不涉理教、純為逗笑的作品，而由書名可見作者已有意將笑話集結成冊。至此，笑話不再附庸於子史，不再徒然流傳於口吻，而成為小說中的一支，中國的笑話文學於是正式成立。

笑林之後，歷代都有一定數量的笑話集。晉代有陸雲的《陸氏笑林》。隋代有侯白《啓顏錄》、楊松玢《解頤》和《笑苑》〔註11〕等書。

唐代有朱揆纂《諧噓錄》、高憚《群居解頤》、劉訥言《俳諧集》、何自然《笑林》及《會昌解頤》等書。

宋代見於著錄的笑話集更多，計有蘇軾《艾子雜說》、范正敏《遜齋閑覽》、呂居仁《軒渠錄》、天和子《善謔集》、周文玘《開顏錄》、朱暉《絕倒錄》、徐慥《漫笑錄》、羅燁《醉翁談錄》、《籍川笑林》、邢君實《拊掌錄》、《笑海叢珠》、《笑苑千金》、路氏《笑林》、南陽德長《戲語集說》、錢易《滑稽集》、《林下笑談》、《悅神集》、陳曄《談諧》、《蘇黃滑稽帖》、《東坡問答錄》以及《醉翁滑稽風月笑談》等書。元代有《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仇遠《稗史·志詼篇》以及《群書通要·滑稽類》等。

明代笑話集大為盛行，計有潘埴《楮記室·戲劇部》、耿定向《權子》、李贄《山中一夕話》、陸灼《艾子後語》、屠本峻《艾子外語》、又《憨子雜俎》、

〔註7〕《詩經·國風·衛風·淇奥》第三章：「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註8〕見：《論語·陽貨》第四章。

〔註9〕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二、三兩節。

〔註10〕《隋書·經籍志》小說家著錄後漢邯鄲淳《笑林》三卷。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樹人《古小說鉤沈》均曾輯佚。二本內容大體相同，唯鉤沈本較輯佚本多三則。淳為漢末魏初人，故或作魏邯鄲淳。

〔註11〕《隋書·經籍志》小說家錄有《笑苑》四卷，不著撰者姓名。下舉笑話書目，凡單舉書名者，作者大都亡佚。

姚旅《露書·諧篇》、劉元卿《應諧錄》、徐渭《諧史》、謝肇淛《五雜俎》、郭子章《諧語》、浮白齋主人《雅謔》、浮白主人《笑林》、張夷令《迂仙別記》、郎瑛《七修類稿·奇謔類》、江盈科《談言》、又《雪濤諧史》、郁履行輯《謔浪》、鍾惺《諧叢》、趙南星《笑贊》、潘游龍《笑禪錄》、馮夢龍編《笑府》、又《廣笑府》和《古今譚概》、起北赤心子彙輯《新話摭粹·詼諧及諧謔類》、醉月子《精選雅笑》、《諧藪》、《續笑林》、《解頤贅語》、《胡盧編》、《噴飯錄》、《笑海千金》、《時尚笑談》、《華筵趣樂談笑酒令》、單宇《菊坡紀謔》、《四書笑》、陳沂《善謔錄》、胡侍《笑資》、王薇《滑稽雜編》、陳禹謨輯《廣滑稽》、屠本峻《五子諧策》、徐燭《諧史續》、許自昌《捧腹編》以及胡文煥《諧史粹編》等書。

清代笑話集現有張貴勝纂《遣愁集》、《三山笑史》、趙吉士編《寄園寄所寄》、咄咄夫輯《笑倒》、趙恬養增訂《解人頤新集》、石成金《笑得好》、黃圖珌《看山閣閑筆》、毛煥文增補《萬寶全書·笑談門》、方飛鴻《廣談助·諧謔編》、獨逸窩退士《笑笑錄》、小石道人《嘻談錄》、遊戲主人《笑林廣記》、程世爵《程氏笑林廣記》以及俞樾《一笑》等行世。〔註12〕

以上林林總總的笑話書內容包括名流軼事、里閭笑談、以及向壁虛構的滑稽故事。作品大抵用嘲弄戲謔的語調來批判人性的貪嗔愚懦，用詼諧逗趣的筆法來調侃人生的嚴肅艱澀；除諷刺的目的外，以表現「機智、敏慧、巧思、妙語」為主，幽默雋永、要言不煩。」〔註13〕每每一針見血，令人不禁拊掌解頤，可視為文學園地中的甘草。楊家駱《中國笑話書·序》中認為：笑話「在小說中，猶韻文之有絕句、小令」值得治文學史者加以重視；然而晚近小說史的作者，大體上承襲周樹人《中國小說史略》的資料，對於中國笑話的認識常止於《笑林》、《解頤》、《啓顏錄》數種而已；並將這類作品的產生歸於魏晉清談，尚未真正深入探究其起源和流衍。

其實笑話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劉勰的《文心雕龍》。《文心·諧隱篇》說：「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頗能切中笑話淺白、逗趣、能取悅大眾的特色。然而，劉勰本著載道思想的傳統，稱美「意在微諷」的作品，對「無益時用」的俳說、笑書〔註14〕則提出「空戲滑稽，德音大壞」的批評。

〔註12〕以上著錄的笑話集，詳見楊家駱編《中國笑話書》書錄。

〔註13〕見：楊家駱編《中國笑話書·序》卷首上，第2頁。

〔註14〕《文心雕龍·諧隱》：「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注云：「魏志文帝紀未言其著笑」

這種觀點，顯然只重視諷刺的意涵，認為捨離諷諫，笑話便沒有存在的價值，忽視了笑有宣洩鬱結，滌淨人心的作用。

《文心》之後，歷代笑話集的作者與編者，在蒐羅、整理這些諧謔作品時，當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意見，在明清笑話書序中保存最多。明郭子章《諧語·序》將笑話分為「口諧倡辯」和「談言微中」兩類。後者的目的固然在於「批龍鱗於談笑、息蝸爭於頃刻」；前者卻「無益于理亂、無關於名教」，純為調笑而作；由此可見郭子章的笑話觀已經比劉勰更為廣廓。趙南星《笑贊·題詞》認為笑話可以解頤，可以談名理、通世故，又有助於染翰舒文；肯定笑話在娛樂效果外，具有人生哲理和文學的價值。馮夢龍《廣笑府·序》更演繹一種滑稽的人生觀，他認為經書子史、詩賦文章、聖王忠良、乃至於儒道仙佛，都沒有意義；推翻了所有的道德及價值標準，他說：「不笑不話，不成世界」，亦即古往今來的世界，不過是笑話一場罷了！這種論點，強調人生顛倒空幻的一面，認為沒有真實之地可以立足，充滿一種玩世的色彩，亦有其特定的時代意義。〔註15〕清代石成金以笑話為醒世諷俗的工具，他在《笑得好·序》中說：「予乃著笑話書一部，令讀者凡有過愆偏私、矇昧貪癡之種種，聞予之笑，悉皆慚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他把笑話當作教訓、啟蒙的教本，如佛家的《百喻經》一般，特重笑後所隱藏的意義。清末掀聃叟序《笑林廣記》，則慨歎世人「難逢開口笑」，而笑話能使人間「盡成歡笑場」。這又從另一方面立論，強調笑話有引人發笑的功能，對世道人心大有助益。以上略述明清笑話書序中較特出的觀點，這些觀點對中國笑話的研究，當然極具參考價值，但是一如詩話文話，這種印象式的評語，若不進一步剖析、舉證，終究只是零星的意見，並不能曲盡中國笑話的全貌。

民國以來，東西方文化往來頻繁，文學的視野也因而大為開展。民國七年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十一年，發行《歌謠週刊》，〔註16〕全國各地紛

書，斐松之注最為富博，亦未言及，隋志不著錄，諸類書亦無引之者，未知何故？」《文心雕龍注》卷三，第275頁。

〔註15〕然而若順此而發展，人生彷彿沒有前途可言；若不能遊戲人間，則只有自我毀滅一途。《史記·滑稽列傳·索隱》說滑稽「能亂同異」，實不可不慎。

〔註16〕《歌謠週刊》於民國11年12月17日創刊，先後共出刊150期，前後由周作人、常惠、顧頡剛、魏建功、董作賓等主編。本以刊載歌謠作品和發表研究歌謠文章為主；其後擴大收集的範圍，舉凡童話、寓言、笑話、英雄故事、地方傳說、唱本、謎語、諺語和歇後語等都在徵集之列；此外，兼載關於方言及民俗的論著，對中國民俗研究功不可沒。民國59年冬，東方文化書局在

紛響應，〔註 17〕蔚成研究民俗學與俗文學的風潮，笑話也因而受到重視。從此，中國笑話的研究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林蘭、鍾敬文等人致力於徵集民間口耳相傳的趣事，並加以整理；徐文長、呆女婿、巧舌婦的故事，〔註 18〕遂在民間笑話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面，周作人的《苦茶庵笑話選》〔註 19〕與《明清笑話四種》，〔註 20〕胡山源的《幽默筆記》，〔註 21〕王利器的《歷代笑話集》，〔註 22〕以及世界書局《中國笑話書》，〔註 23〕也都選錄蒐集了歷代筆記小說中諧謔的作品，對古代笑話的整理貢獻頗大。

然而，這些工作都只是文獻資料的保存，還不算真正的研究。真正針對笑話做研究的當首推婁子匡，他曾仿《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註 24〕將《巧女和獸娘的故事》〔註 25〕作了一次型式研究的試探；又進而將古今笑話依類型而集結成《笑話群》，透過分析的工作，將同型笑話的流衍清晰的呈現出來。但書中只是平面的敘述，並沒有依據型式分析進一步歸納出中國笑話的主題

臺影印重刊。

- 〔註 17〕北大歌謠研究會及風俗調查會，可以說是中國民俗學運動的發軔者，其後中山大學成立民俗學會，並出版《民間文藝》、《民俗週刊》；廈門、福州、汕頭、揭陽、浙江、鄞縣、杭州也都相繼設立民俗學會，於是民俗學與俗文學的研究，蓬勃發展，蔚成一股風潮。參見：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論·附錄》，第 465 頁。
- 〔註 18〕林蘭在二、三十年代主編的民間笑話有徐文長故事、新仔婿故事、呆女婿故事、巧舌婦故事以及民間趣事等，北新書局出版。
- 〔註 19〕周作人《苦茶庵笑話選》，選錄明馮夢龍《笑府》、咄咄夫《笑倒》以及清石成金《笑得好》三書。
- 〔註 20〕《明清笑話四種》錄有明趙南星《笑贊》、馮夢龍《笑府》、清陳皋謨《笑倒》和石成金《笑得好》等四書；周作人編訂，香港太平書局出版。又見於東方文化供應社《民俗叢書》第七冊，題婁子匡校纂。
- 〔註 21〕《幽默筆記》乃彙輯古今筆記中幽默文字而成，全書共分 34 類，書末附有書目提要，以備參考。內容以詼諧雋永者為主，純粹的雅言雅事和低級趣味的作品概不選錄。
- 〔註 22〕《歷代笑話集》，未見。
- 〔註 23〕《中國笑話書》，卷首附中國笑話書 77 種書錄，及佚書待訪書錄，卷末附錄《文心雕龍·諧隱》及趙旭初《中國笑話提要》。
- 〔註 24〕《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雅科布斯撰，楊志成、鍾敬文譯。民國 17 年 3 月，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出版。
- 〔註 25〕《巧女和獸娘的故事》錄有巧女故事 29 則，獸娘故事 21 則。附錄〈巧女和獸娘故事的探討〉，將巧女系的故事分成善處事型、善說話型和善理解型，獸娘的故事則分為做錯事型與講錯話型。每型之下，又分數式；每式之下，都列舉故事的綱要。詳見原書附錄，第 129 頁。

傾向與藝術特質。此外，齊如山〈談整理笑話〉、陳紀實〈漫談中國的笑話文學〉以及戚宜君的〈古典文學的幽默面〉對笑話的起源、分類和文學價值都提出了一些看法，不過因為只是漫談，並未真正作深入、系統的分析。龔鵬程〈新編笑林廣記〉的萬言長序，〔註26〕則對俳優與笑話的密切關係曾多所舉證；對中國笑話的編纂，極力推崇知識分子的貢獻；並將猥褻笑話的產生與目的做一理性的分析；但由於書序本身的限制，畢竟不能暢所欲言。至於汪志勇〈古代笑話研究〉，雖偏重「古代笑話的分類與其社會性」，但爲了顧及篇幅而力求簡略，「文章的重點也就遜色多了。」（汪氏語）是故，若不定笑話爲中國小說的一支，對中國笑話作縱深的研究，實有其必要。

然而，歷代在朝野中流傳的笑話不知凡幾，今天所保存下來的書面資料，實在說，只是冰山頂尖的一角，並不能將中國笑話豐富、深廣的面貌完全呈現出來。再者，書錄上記載的笑話集有許多已經散佚，有的則夾雜在一般的筆記小說中，若要一一鉤稽，並非易事。至於仍流傳在民間的笑話，當然與古代笑話有血脈相連的關係，可是廣爲徵集的工作，並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這是笑話研究的根本困難。

再說，笑話之中實「包含了複雜的文化層面，由樸素的笑到纖巧的笑之間，具有不同的文化層次。文化層次低的只能接受樸素的笑，他們的笑是卑俗的、粗野的，帶著高度的原始的氣息；而文化層次高的，他們不願接受這些，他們寧願接受細緻的、精巧的滑稽，接受一個巧妙的雙關語，一些機智與幽默。」〔註27〕除此之外，笑話被接受與否往往與聽者、讀者的社會背景、心理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有些在古代能引人噴飯的笑話，現代人卻不覺得有任何可笑；酒席上流行的笑話，放在其他場合來說，也不見得都好笑。要從這許多複雜的因素中，抽繹出客觀的原則來鑑別笑話的成功與否，又談何容易？而且，笑話大都是經過長期口傳，然後才寫定的，他們隨口頭的流傳而增刪變異，有時一則笑話中卻含有不同地方乃至不同時代的痕跡，時空的界限，往往並不明確，若要據以研究民俗風尚和社會問題，亦須要特別謹慎從事。然而，真正的困難源自於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試圖墾拓一個全新的園地，建立堂廡，恐怕難免愚妄之譏！

〔註26〕 〈新編笑林廣記·序〉，原闕撰者姓名。今收在龔鵬程、張火慶合著的《中國小說史論叢》，題爲龔鵬程撰。

〔註27〕 見：姚一葦《美的範疇論》第五章〈論滑稽〉，第257頁。

基於以上所述，本文權且割捨民間口傳的笑話，將研究範圍界定在清代以前的笑話集；一方面由史書及歷代藏書目錄所著錄的諧謔書目著手，一方面參考近人編纂的古代笑話集，儘量求研究素材的完備。

就全文的結構而言，首先，探討笑話興起的內因與外緣。其次，將參考西方美學理論，試探笑話所以引人發笑的原因，並將笑話看作一獨特的文體，論其特殊的體製與風格，進而探究其思想內容與藝術技巧。然後參酌民俗學與社會學的觀點，嘗試由笑話來看中國人的民俗觀念與社會問題，並由多元的觀點探討笑話的功能。期能由平面的陳述，沈潛深入笑話的底層，並由文學的、社會的以及民族文化的角度來透視它，藉以忠實評定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註28〕

〔註28〕參見：龔鵬程《新編笑林廣記·序》，第21頁。

第二章 古代笑話的來源

馬幼垣在〈中國職業說書的起源〉中，開宗明義說道：「文學史家普遍存著一種願望，在研究一種傳統時，都想儘量追源究始，其動機或基於稽古的興趣，或基於民族的自尊，或基於對真理的追求，或為這幾種動機的綜合。」

〔註1〕然而，除此之外，探討一種文體的起源，實有助於掌握該文體的特性，從而對其性質、內涵有更明確的了解。因此，在此首先研究笑話的來源。古代笑話最原始的來源乃是家庭里巷間的笑談，但是若將它視為一種文體，便不容忽視先秦寓言，滑稽戲以及清言集對它的影響了。

第一節 里間笑談

笑固然是人類的本能，但是人既生而為人，便有無窮的慾望，慾望不能滿足，遂生無窮的煩憂；現實生活的重負扼殺了人類歡愉的笑聲。《莊子·盜跖篇》說：「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正因為笑聲難得，是故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以打趣來博君一笑。吳世昌〈打趣的歌謠〉中說：「在平靜快樂的生活中，生命力充實而閒暇，無須顧慮到生存問題，對於目前的事物，除了滿足以外，還要想法子美化它，以求感情上弛散一本來已經弛散的，或者故意使它緊張一下，再讓它弛散。在艱難悲苦的環境中，則以打趣來暫時忘卻目前，重現生命中在某種態度下可能的歡樂。」〔註2〕而笑話正是一種打趣的藝術，且看下面的例證：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

〔註1〕見：馬幼垣著《中國小說史集稿》，第183頁。

〔註2〕見：吳世昌〈打趣的歌謠〉，《歌謠週刊》第2卷第4期。

曰：「以我牛羊（牛楊）下來耶？」（《諧噱錄》）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游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罵。曼卿徐著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拊掌錄》）

司馬溫公在洛陽閒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邪？」（《軒渠錄》）

這種家常的玩笑、調侃，雖然時有諷刺的道德意味，以及和命運開玩笑的人生哲學，但大多數是專為打趣而打趣，可視為「生命的剩餘，借此作一種精神上的鬆散，其作用正和遊戲、運動是身體的鬆散一樣。」〔註3〕朱光潛《文藝心理學》中認為：藝術與遊戲「都是無實用目的的自由活動，而這種自由活動都是要跳脫平凡而求新奇，跳脫有限而求無限，都是用活動本身伴著的快感來排解呆板現實所生的苦悶。」〔註4〕笑話正是一種遊戲成分極濃的藝術，在說笑中，擺脫了刻板的思想軌迹，心靈自由馳騁縱恣；在笑聲中，生活遂盈溢著生趣。因此家居生活中，友朋聚會之時，相互調笑原是人之常情。雖然這種家庭里巷間的玩笑，未必能演成完整的笑話，卻正是笑話最原始的來源。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記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班固這段話對小說的作者、功用、限制以及集結成冊的因由，與應當對待的態度，都作了精要的評述。《隋書·經籍志》完全因襲漢志的觀點，但是它所著錄的書目，已較漢志增加《笑林》、《笑苑》、《解頤》等諧謔作品。此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以及《明史·藝文志》等，都將笑話書歸於小說之列。笑話既屬於小說的一支，推究其來源，當然亦不外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罷了。今以《笑林》中的笑話為例：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語其兒曰：

〔註3〕同註2，第2頁。

〔註4〕見：朱光潛《文藝心理學》第十二章〈藝術的起源與遊戲〉，第195頁。

「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藝文類聚》卷七十三）

甲買肉，過入都廁，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覓肉，因詐便，口銜肉云：「挂著外門，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著口，豈有失理？」（《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二）

甲與乙鬪爭，甲嚙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嚙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嚙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嚙之。」（《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

以上幾則笑話，記載人群中可笑的瑣事，仍保有民間野性、素樸的風貌，正是起於里閭之間，道聽塗說的諧趣作品。然則，笑話最原始的根源乃人性中詼諧的本能。因為我們有詼諧的天性，故能以遊戲的心情相互打趣，於是身邊瑣瑣細細的言行，以及一切可喜、可愕、可嗤、可鄙的事，都可以成為引人發噱的笑話了。

第二節 先秦寓言

笑話既起於家庭里巷間的戲謔，又取資於書傳典籍中的寓言。寓言的產生，《莊子·天下篇》曾說：「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因為春秋戰國時代，本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局之一，國與國互相攻伐，唯力是尚，諸子百家，遂各以其說，取合諸侯，然而人君喜怒無常，若要批其逆鱗，恐怕不免有殺身之禍。是故，先秦諸子常借重寓言來寄託微言大義，並增加說服力。因此，在先秦載籍中寓言的體裁即已成熟。由於寓言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誇大的表現方法，矛盾尖銳的故事情節，個性突出的人物形象，精警活潑的語言、生動簡潔的對話等等，對後代小說乃至於散文和小品文的影響很大。」〔註5〕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更強調：「先秦諸子中短小精悍、寄意深刻的寓言，也為魏晉南北朝小說起了一定的示範作用，像魏邯鄲淳的《笑林》所寫的諷刺幽默的小故事，顯然是寓言的支流。」可見笑話實承繼了先秦寓言的諷刺精神，及其特殊的體製；而實際上，在先秦寓言中，已可發現部分成熟的笑話，再由後世笑話集對先秦寓言的採擷，更可以肯定兩者間密切的關係。

〔註5〕見：譚達先《中國民間寓言研究》第六章〈寓言對文學發展的影響〉，第92頁。